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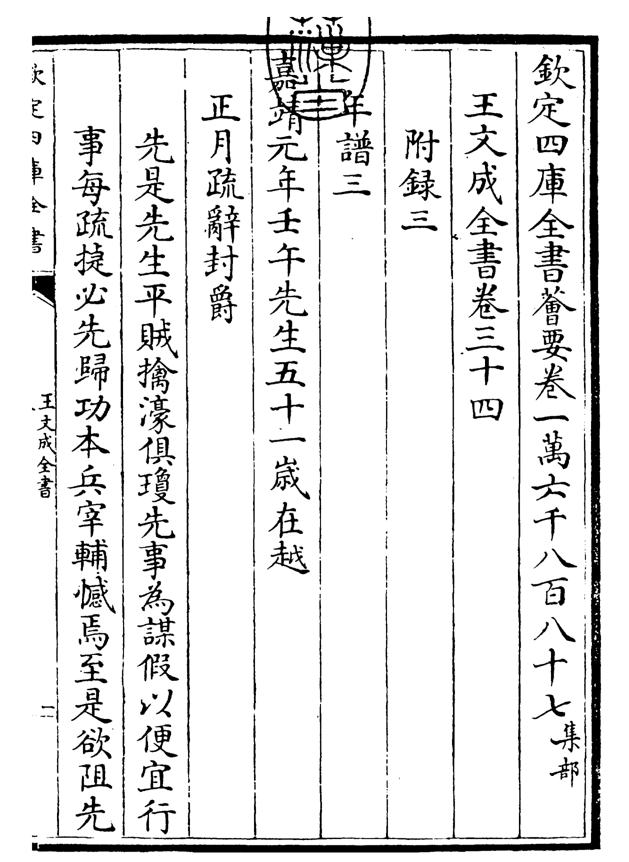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四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七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四

附録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

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册改造務為删削先生曰册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册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

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

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七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

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内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頻絶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内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慫其作偽也稍寛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

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

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

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盖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隂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虚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為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横

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

在興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録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

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茍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為

衛夫道也況其説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為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宫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彦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為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兹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㑹試

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

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汚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畧事

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

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黄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胷中有物未得清脱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

但議論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
復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
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
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
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
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
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
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

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

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子利私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

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

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

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闔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黄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黄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

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强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

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畫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

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

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

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為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

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携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

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為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為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

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

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賢黄宗明先後皆以

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録

傳習録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

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畧曰聖人之扶人極

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

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區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嬴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為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名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

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輙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

會於此務在誘掖奬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
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
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
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
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
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
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
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

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若

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

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

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

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盖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

塞源之論其畧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

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

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

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

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

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髙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賛之曰古之禮存

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

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令之為此非以義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説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

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别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曽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

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説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曽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曽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曽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曽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曽矣今民間得祀高曽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曽孫

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

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禄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

好於外道詭異之説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
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
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
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
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
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
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
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

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闗中自古多豪傑横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

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宫俱不廷對偕黄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别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畧曰讀來諭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已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饑溺猶已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蘄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

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内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狥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

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

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

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

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爾〇按豹初見稱晩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贄今不及矣兹以二君為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為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盖

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黄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説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為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為之説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

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凶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

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頽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

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

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怨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已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已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已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

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盖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詩若以其辭

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例
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
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
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
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
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諭功行賞記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為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為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名當不俟駕而行矧

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别選才能兼諳民

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為客坐私囑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

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為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

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内聞洪與畿侯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

舉與錢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

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内外一齊盡透此顔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

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屬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

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饑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為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

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玆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

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令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

釁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丙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玆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

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檝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檝領謝而别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

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

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

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

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

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黄文明魏

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

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頼
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薫陶切劘於其間
吾可以無内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
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
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
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
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
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

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

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徼發慾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

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猺海賊乘釁揺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虚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

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思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掐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茍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

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遥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

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已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為已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其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黄綰書曰往年江西赴

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

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

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

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黄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

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

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濈濈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刄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

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
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
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
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
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
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
勅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

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為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乃令新建伯王守仁㫤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

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神聖率土之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懐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

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畧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任劉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

臺予今且暫設凡一切廪餼輿馬悉取辦於南寧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畧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叅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

方鈌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衮皆
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寛可為田州知府推官
李喬木可為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
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盖非得忠實勇果
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
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
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
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

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

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廪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瓛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

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刼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

警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脩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

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摇動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為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

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

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

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盖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為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

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絶道喪之餘未易解脱舊聞舊見必須包䝉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

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戸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兹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敎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

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

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塲仙臺花相風
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猺迴旋連絡延袤二
千餘里流刼出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
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
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
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
寨諸賊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
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廵兵備

收解紀功御史册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廵知會一月之内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凶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凶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

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田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為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兹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為經

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為田寧以應讖謡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為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為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

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為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為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用三

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為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為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

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逭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

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渌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

為變通賊來歸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

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
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
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
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
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
乃先具版築然後廵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
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
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

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户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奬勵賞賚

賞思田之功也七年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賫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〇與德洪鐵書地方事幸遂

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

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贑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

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
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
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甞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
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
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徂征敢倚風雲陣所
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

痍從來勝筭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

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

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浛浛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即便牽滞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

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
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
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
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
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
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

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

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
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
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
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
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
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剪
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
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

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

得吉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躭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

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

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裀設褥
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
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
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
鋐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
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
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為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侯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月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黄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門內
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生哭
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
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
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
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茍同君
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
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

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
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蕚與守仁舊
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
廢蕚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
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
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
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
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

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懐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歳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

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来八寨為兩廣心腹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筭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為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

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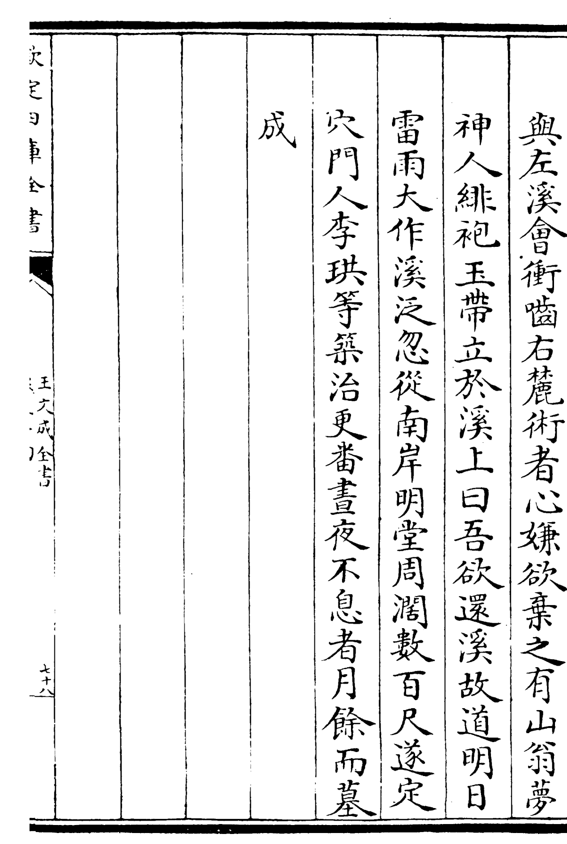
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為萼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㦸骨藁理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

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闗係夷情亦非細故
臣昔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
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
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
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懐不敢不盡昔蔿為小人
所譏臣為之憤既而得白臣為之喜固非臣之私
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蔿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
仁特勑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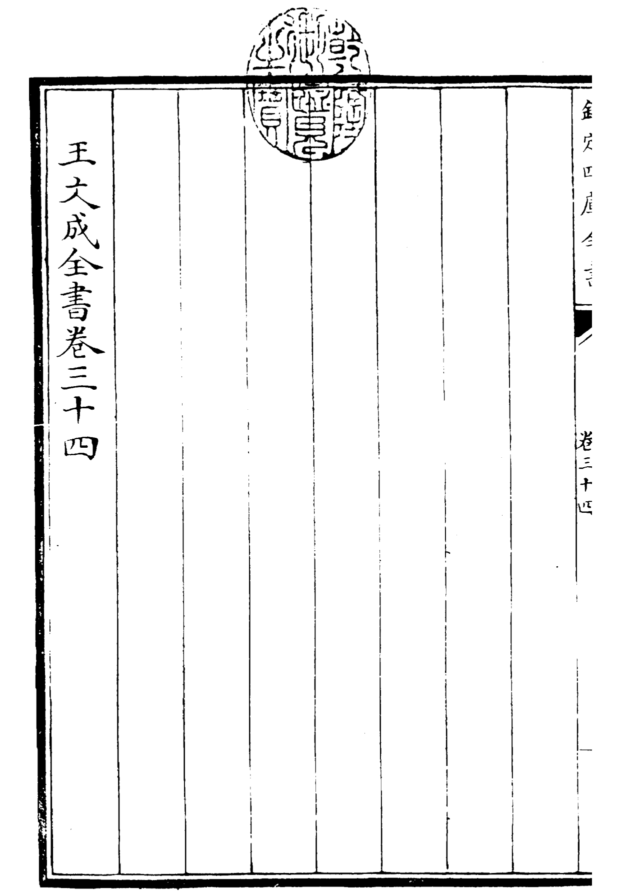
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蕚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蕚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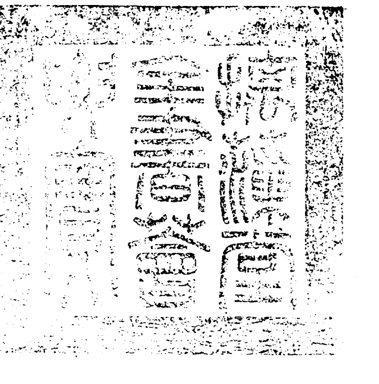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



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畨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曽